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張文祥刺馬案 第三十回 誅妖人邑宰受奇辱 打衙役白晝顯陰魂

話說這幾個紳士只因平日經管街坊上公事，不得不硬著頭皮前進。走到離縣衙還有百步遠近，便已看見那四個衙役，牽著六名扛夫在前面走。街上閒人跟著看的，已有不能計數的人了。紳士想趕上去勸衙役講點人情，就此把六名扛夫放了。誰知才追上一個認識的衙役，將求情的話說了，這衙役忽然兩眼一瞪，喝道：「和這些狗雜種有什麼話說？你們隨我來找瘟官說話去。」大家聽了，都駭然不知是怎麼一回事。看的人當中有與趙如海往來最多的，便說道：「啊呀！這說話的，不是趙法官的口腔嗎？」這衙役聽了，即回頭望著這說話的點了點頭道：「咦，秦老闆？你的耳朵還不錯，居然聽得出是我的口腔來了。於今這個瘟官太可恨了，他要將我的屍化骨揚灰，我倒要看看他的本領，可能說的到做的到？」說畢，雙手一揚，大喊道：「眾位街鄰要瞧熱鬧的，都跟隨我來啊。」獨自向先衝進縣衙，那三個衙役也糊裡糊塗的牽了扛夫跟進去。縣官聞報升堂，卻不知道趙如海附在衙役身上的事。這衙役一見縣官，就指手畫腳的罵道：「你這狗東西配做父母官麼？昨日在這大堂上。分明答應了我葬社壇和每年春秋二祭的話，為什麼我死了屍還沒冷就翻腔？」縣官聽了，勃然大怒道：「這還了得！你朱得勝也受了趙家的賄賂，敢假裝受魂附體來欺侮本縣嗎？拉下去給我重打。」一面喝罵，一面提起簽筒擲下來。兩邊皂隸齊唱一聲堂威，登時跳出兩個掌刑的人來，將這衙役朱得勝揪翻在地。他們都是同在一個衙門裡當差的人。本官喝打，雖不敢不動手。然打的時候，是免不了有些關顧的，這回揪翻之後，多以為確有趙如海附體，是斷然打不著的。卻是作怪，縣官的籤筒一擲下，朱得勝好像明白了的樣子，不住的求饒。縣官越發怒不可遏，驚堂木都險些兒拍破了，只管一疊連聲的催打。掌刑的見本官動了真怒，便不敢容情了。只打得皮開肉綻，昏死過去了才歇。

縣官喝教拖下去，剛待傳同去的衙役問道，已有一個跳了出來，圓睜著一雙怪眼，直走到公案前面，指著縣官的臉罵道：「你說是受了趙家的賄賂假裝的，難道我也是受了賄賂假裝的嗎？你再敢打我，我硬要你的命。」縣官只氣得肚子就要破了。順手搶了公案上壓桌幃的木板，對準這衙役的頂門，沒頭沒腦的便砍。這衙役硬挺挺的立著，毫不躲閃，只當不曾打著的樣子。口裡仍不斷的說道：「正要你打，你不打，我胸中的怨氣也不得消。」縣官舉木板砍了幾下，無奈這木板太薄，幾下就砍斷了。這衙役口裡還在嘰哩咕嚕的罵，只得又喝拉下去重打，這個也是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直流。這個才打了，第三個衙役已大搖大擺，笑嘻嘻的走出來，朝著縣官作了一個半揖道：「你差四個人去，回來已打過了兩個了。這第三個也索性打了再說。」

這縣官是個性情暴躁的人，聽了這活，只氣得亂叫反了，反了！拿下去，打，打，打！」第三個又已打得血肉橫飛了，第四個接著跳出來，說道：「這個倒可以不打。他在殺場裡的時候還好，不像那三個狗雜種的凶橫強暴。我若不教你痛責那三個狗雜種，我趙如海一肚皮的怨氣，怎得消納？於今人已打過了。我且問你：我的葬事到底怎樣？我聽說你打算將我的屍搬出來，就殺場上化骨揚灰。你若真有這種膽氣，這種本領，就請你去化，請你去揚吧，你這樣糊塗混帳，如何配做父母官？你只當我死了好欺負。我如果死了便得受人欺負，你想想我肯說出法子來，使你好殺死我麼？」

縣官聽了，心裡雖仍是氣忿得難過，只是已相信不是衙役受賄假裝的。不過這縣官生成倔強的性質，平日仗著自己是兩榜出身，對於上司都是不大肯低頭的。雖明知是趙如海的陰魂來擾亂，心中並不害怕。定了一定神思，換了一副溫和的面目，對趙如海附體的衙役說道：「你趙如海在生時無國法，仗著妖術任意害人，按律定罪，原是死有餘辜的。生時既受國法，死後就應該悔悟，安分做鬼。如何反比生時更無忌憚，公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，興風作雨，驚駭世人，是什麼道理？」只見這衙役從容答道：「生死只是你們俗人的大關頭，在我修道的人看了，並算不了一回事。就和世人搬家的一樣，世人欠了朋友的帳，不能因朋友搬了家，便不償還。你昨日在這堂上親口答應我葬社壇，每年春秋二祭。我當時未嘗不知道你是暫時哄騙我的話。我其所以敢於相信，隨口便把如何才能殺死我的法子說給你聽，一則因你是朝廷的命官，逆料堂堂邑宰，怎肯失信於小民。二因有無垢和尚監臨在此，或者做出有礙我解脫的事來。誰知你竟是不顧自己的身分，轉而失言，教我如何能忍耐得下？」

縣官說道：「你死了既有這樣的陰靈，就應當知道社壇是國家正神所居之地。正神是受了敕封的，所以能享受朝廷官吏的拜祭。你有何德何功，死後配葬社壇，每年坐受父母之祭。你要知道，本縣在瀏陽，年歲是有限的，一遇遷調，便得離開。社壇又不是本縣私家的土地，本縣只須說一句話，有什麼不可以答應。無如法不可馳，禮不可廢。若本縣但顧目前，隨自答應了你，則僭竊的罪，不在你而在本縣了。昨日的含糊答應，原是從權的舉動，你不能拿著做張本。」這衙役鼻孔裡笑了一聲道：「昨日既可從權，今日又何不可以從權？社壇雖是國家正神所居之地，然社神在那裡，那裡便是社壇。既葬了我，那裡就不是社壇了。你也要知道，我趙如海此時來跟你講道理，已是二成的拿你當一個人看待了，你休得再發糊塗，想與我為難作對。若弄發了我的性子，那時後悔便已來不及了。你曾聽說我趙如海在生時，是肯和人講道理的麼？」縣官見這衙役說話的神氣十足，簡直要翻臉的樣子，不由得心裡也是害怕，暗想，知縣的印信，是朝廷頒發的重寶。有許多人說過，倚賴皇家的威福，印信每可以辟邪。這趙如海的陰魂如此放肆，我何不敢出印信來鎮壓他一年，看是怎樣？或者就是一顆印信能將他壓退，也未可知。邊想邊自覺有理，遂親自起身從印架上取印箱來。

這衙役望著笑嘻嘻的說道：「你打算拿這塊豆腐乾出來嚇我麼？哈哈，你真不知自量。你以為芝麻般大小的一個縣官印信也可以辟鬼麼？」這縣官聽了這幾句話，心裡又覺得有些慚愧似的，不因不由的雙手捧著印箱躊躇起來。忽然一轉念道：我不要上他的當，安知不是他怕我取出印來壓他，有意是這般說了阻擋我的呢？不管他到底怕也不怕，且試他一下再作計較。有這一轉念，也不回答，竟將那顆四方銅印取在手中，誠心默禱了一番。正待舉起來，對準衙役的腦門磕下去。想不到這衙役的手法真快，只一伸臂膊，印信就被他奪下去了。縣官雙手空空，倒弄得不知要如何才好。只見這衙役將印信撫弄著，笑道：「好法寶確是一件好法寶，不過你看錯了人，用錯時候了。不用說你芝麻般大小的縣官，這塊豆腐乾嚇不倒我。就是你們皇帝的玉璽，我的眼裡看了，也和路旁的石頭一樣，抬起來打狗是用得著的。這東西待我說出一個用處給你聽聽，也可以增長你一些兒見識。最怕你這塊豆腐乾的，只有道行不甚高超的狐狸精。你若以後遇了有人被狐狸精纏病的時候，你就不妨依照剛才的樣子，取出這塊豆腐乾，自告奮勇到病家去，只須在病人腦門上輕輕這們兩三下，狐狸精就自然嚇退了不敢再來，你治好人家的病，人家多少總得酬謝你一番。」縣官面色都氣得變青了，卻是想不出制伏他的方法。

大凡生性倔強的人，越是嘔氣的厲害，便越是認真的厲害，有時連自己的性命都置之度外了。這縣官心想，我身為一縣之主，今自無端坐在大堂上，受鬼魅如此侮辱，我的尊嚴何在？朝廷威信何在？與其是這般受鬼腕的侮辱，倒不如死了的乾淨。何況這鬼魅雖凶狠，並不見得能制我的死命呢？我何必怕他。於是將心一橫，提起驚堂木就公案上猛力一拍，喝道：「什麼厲鬼，敢在公堂之上奪朝廷的印信。」喝時左右皂隸厲聲說道：「替我捆起來！」

兩旁皂隸一聲吆喝，七八個同時擁上來，想把這衙役捆起。這衙役平時雖也是一個很壯健的漢子，但他並不會把勢，有時和同事的衙差相打得玩耍，他被人打跌倒的時候居多，只見他仰天打了一個哈哈，一個腳尖著地，兩手平張開來，就地幾個盤旋一轉。只聽得七八個人接連不斷的口叫哎喚，一個個都來不及似的倒退，退了幾步都站住望著這衙役發怔。這衙役還盤旋不止。原來一手縮住印綬，那顆四方銅印，就如流星一樣，跟著盤旋。擁上前的皂隸，不提防他有此一著，每人的額頭鬢角，都被印信磕起了幾個酒杯大小的血包，只痛得頭昏眼花，那裡敢再上去挨打呢。怔怔的看著這衙役越轉越塊，如風車一般的呼呼風響，越快便風聲越大，公案上的桌幃，以及地下的灰塵，都被風刮得飛舞不止。

縣官兩眼目不轉睛的望著衙役，頃刻就覺得頭昏起來，並且心裡非常難過，彷彿天旋地轉，立腳不牢的樣子。公堂上立著的三

班六房，沒一個不口叫頭昏。大家也顧不得有縣官坐在上面，都口稱：求趙法官停了罷，我們實在頭昏得受不了了。縣官到這時也覺得非教他停住，心裡太難過了。也就喊道：「本縣有話說，你停了罷。」這話一說出，這衙役登時往左旁一轉，截然停住不動了。

縣官還不曾開口，衙役已說道：「皇家打發你來這瀏陽做縣官，是要你愛民治民的，不是要你來使性子害人的。你如果硬不肯答應我那葬社壇和春秋二祭的話，我的本領能使你一家一族，在三日之內，都成為顛狂。在七日之內，能使瀏陽一縣的人都害瘟疫。你若不相信，以為我是說空話嚇你的，不妨就試試看。到那時還是要你親口依從我才罷。」縣官想：這東西也可算得是一個千古未有的厲鬼了。我雖存著一團正氣，無奈他全不知道畏懼，我又沒有方法能制伏他。若真個弄得我一家一族的人，個個都得了瘋顛之症，卻如何是好呢？他生時尚有使人害瘟疫的手段，死後成了這般一個厲鬼，要使人害瘟疫，勢必比生時還容易。到那時，一縣的人民不大家怨恨我嗎？事情已弄到了這一步，我便答應了他，將來的人也得原諒我，不能罵我不識大體。想罷，只得忍氣說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本縣就依了你，許你葬社壇便了。」

衙役見縣官答應了，即時雙手將印信捧上公案，說道：「謝大老爺的恩典，趙如海在這裡叩頭了。」邊說邊跪下去叩頭。縣官道：「本縣既許你葬社壇，你此後就得做一個好鬼。果能有功德於人，不但上天嘉許，使你成為正神，就是本縣也可以代你轉求皇上的封典，」衙役又叩了一個頭道：「謝大老爺的好意！皇上的封典，上天的嘉許，是永遠輪不到我們這道來的，我們也不希罕。不過大爺只應允了我葬社壇一事，還有一事呢，也是不應允不行的。」縣官被逼得無可推伴，只得也正式應允了。這衙役還跪著不曾起身，就此往地下一撲，不省人事了。好一會才醒來。也只覺得頭目昏花，一切的言語舉動，絲毫沒有感覺，彷彿酣睡了一次。最奇的，是跟隨到了縣衙的□六名扛夫，好像都看見趙如海和顏悅色的邀他們去殺場裡扛框，□六個人便不由自主的到殺場裡去了。此時已風平雨息，天色反明亮了。經這番擾亂之後，瀏陽人簡直個個懸心吊膽，恐怕攔著趙如海這個惡鬼。

那縣官雖則被逼得沒奈何，允許了趙如海的無禮要求，然心中總覺不甘。過不了多時，就是應該秋祭的時期到了，那縣官如何願意去向惡鬼叩頭祭祀呢？因見趙如海葬進社壇也有一個多月了。這一個月當中，並不再見有趙如海陰魂出現的事。有一般無知無識的愚民，以為趙如海是最有靈驗的鬼，每遇家中有人病了，或有什麼疑難不決的事，多擎著在牲香燭，到社壇裡拜見趙如海。據求過藥問過卦的人說，確是□二分的效驗。靠社壇一二□里路附近，地方也非常安靜，害邪崇病的完全沒有了。

大家都說：趙如海從此真做好鬼了。縣官因此也沒把秋祭的事放在心上，縣官這樣一失信，就壞了。

這日，瀏陽城裡，陡然間又是狂風大作，走石揭沙。只刮得街上的行人，都立腳不住。許多屋瓦被揭得天飛。狂風是這般刮過了一陣之後，都立腳不住，接著就看見一個人，分明是趙如海，從城外走進來，一路大搖大擺的走著。遇著生時認識的人，仍是點頭含笑。只嚇得人人躲避，個個深藏。不知道趙如海這番怎麼擾亂？且待下回再說。